

林譯小說

第二集  
第三編

孝友鏡上

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



## 譯餘小識

林紓曰。此書爲西人辨誣也。中人之習西者。恆曰男子二十一外。必自立。父母之力不能筦約而拘攣之。兄弟各立門戶。不相恤也。是多社會主義。國因以強。然近年所見家庭革命。逆子叛弟。接踵而起。國胡不強。是果真奉西人之圭臬。亦兇頑之氣。中於腑焦。用以自便其所爲。與西俗胡涉。此書爲比國貴族急其兄弟之難。傾家以救。至於破產無依。而其女能食貧居賤。曲意承順其父。視聽皆出於微渺中。孝之至也。父以友傳。女以孝傳。足爲人倫之鑑矣。命曰孝友鏡。亦以醒吾中國人。勿誣人而打妄語也。戊午二月二

十日記

# 孝友鏡上冊

比國恩海貢斯翁士原著

閩縣林紓  
王慶通同譯

## 第一章

一千八百四十二年七月之末。有車。循荷蘭邊界趣比國恩威斯城間大道。車雖潔而非澤。且頗敝羸。車後貯物事之箱。經震觸而生裂紋。革帶既緩。因之搖動不已。車身在二轂之間。嘎嘎然不可自寧。篷則半展。新油甚亮。閃映於日光之中。而壞狀不能掩。車門銅鈕及其他鑲銅之處。磨擦極爲耀目。車箱隱露銀色之花紋。蓋舊時之絣飾。頗華麗也。馬雖高壯。然舉蹄既笨而重。以常負重載供役於田畝間也。車前一蠢僕坐其上。年可十七八歲。衣禮服。冠

沿環以金線衣鉢爲銅製冠簪掩其耳衣裳寬博其人披之如置身囊中者衣冠當屬主人之物必舊時製爲他僕之用而僕更替已多轉轉遂傳至於此僕也車中人年可五十許望者均知爲此蠢僕之主人然態度尙尊嚴俯首深思默坐不動有他車過其旁始仰其首作愉快之容與道中相識者爲禮旣已則歎容復斂仍俯其首至於胸次面瘦旣多皺紋而容却端莊目光和藹可親額廣神清足見其人智慧而慈祥也然審其態度知其人之受艱虞至矣雖不形於色然年未老而髮蒼垂於額際如加銀冠日光亦轉而慘淡服飾頗稱其外貌所制著皆中時賞非深於講求此道者不能選擇得宜如是領袖潔白如雪衣布精細冠尤鮮美時出精麗之金菸盒燃菸吸之種種態度已知其人爲最上流之人。

矣。惟其衣拂刷已頻。幾見布上經緯之紋。冠亦有破裂之痕。勉強遮飾。使不現露。手套則亦加補繕。果就其車中窺之。則其左靴之旁。微破襪底。染有墨色。凡此窘狀。咸能以絕巧之手段掩飾。使人不覺。態度怡然。仍如富貴中人。能使人人疑其不炫盛服者。或意不之屬耳。車行頗緩。在途中已二句鐘。已而蠢僕勒馬止於恩威斯城外。一小逆旅之前。逆旅之女居停。及喂馬之奴。趨出助僕人卸馬。向車中人行禮。似車中人常僦居於此者。蓋逆旅中人。均能稱道其姓也。女居停曰。烏李埃白克先生。今日天氣佳。惟稍熱耳。設微雨一過。在高燥之地。頗爲不惡。先生當以爲然。今尊乘須吾肆。中之芻秣乎。或尊紀攜得乾草來也。且先生應需伺物。方女居停殷殷作語時。烏李埃白克已下車。亦以謙語報之。且詢其起居。并

細問其子女。且告以俄頃卽須入城。並與握手。雖曲曲優容。然於貴賤之界。凜然未嘗淆也。已復與僕人作數語。卽向女居停爲禮。後直趣橋上。向城中行。復止橋闌之上。拂衣上之塵。並以素巾拭冠。始趣入紅門道中。防與相識者遇。不欲以愁容示人。見人卽昂然而行。然雖強爲得意之狀。實則中心如沸。隱憂深矣。蓋是日將爲降志求人之舉。恐或取辱。故鬱伊無可告語。含悲而前。自問世上。但有一人爲己所深愛。過於身命與榮譽者。卽其女也。爲其女故。因不惜屈節下人。蓋愛女之心既切。每歷艱窘之場。轉自以爲此等之事。實足以堅人之志。慮廣人之才智也。顧雖如是。而心終忐忑不安。洎入城。將至所造者之門。不期血動如沸。躊躇止其門外。雖平時極富自制之力。迨舉手引繩。動其門鈴。自覺顫不能已。

及侍者出啓關。復自鎮壓。問曰。律師先生在家乎。侍者唯之。引至小客堂。復出報其主人。烏李埃白克。獨在客堂中。疊其右足。加左足之上。復防主人窺見。其靴之破處。已乃出金菸盒。取菸作欲吸烟狀。蒲律師入。頗含官吏氣勢。將施以至恭敬之禮。見客立形。其不樂之貌。似已知客有所求而已。心不能許者。然亦不作其平日絮繆之詞。漠然以數語寒暄。已卽烏李埃白克之前。默然注視。如發問狀。烏李埃白克。覩律師款待之狀。心至慚愧。且復灑悲慄然。變色已復自鼓。其氣以懇摯之音言。曰。律師先生恕我。吾因不得已之故。復來求君。發其慈善之心。少加援助。律師曰。先生將何求。烏李埃白克曰。吾意欲請律師。更假一千佛郎。或不如此數者。亦可。卽以吾產爲抵押。不寧惟是。今日實有急需。願律師先以二百佛

郎見假。在君爲區區。然已足濟吾之急。律師曰。一千佛郎乎。以產爲抵押乎。又將以何物償予金。且君產已蝕過其額矣。烏李埃白克曰。律師先生誤矣。律師曰。吾烏能誤。吾受君債家之託。以最高之價估量君之產業。乃知君售產時。必至得價。方能償其所負。君誠大謬。設我處君之地者。必不肯舍一身及其妻之產。用救一負義之人。其人不特負德。且爲妄人。固不必論。其人之爲同胞手足也。烏李埃白克憶及舊事。心至悲愴。凡律師所詈其弟之言。均置不答。但以指緊握其菸盒。律師復言曰。君一誤再誤。遂使父女均處窘境。且十年來煞費苦心。隨時祕匿其傾產之事。今時已迫。君非盡售其產業不可。烏李埃白克以目視律師。作憂疑狀。律師曰。事果如是。不能諱也。胡宰伯英先生赴德國遊歷。卒於途次。承其

產者。於死者宅中。得君四千佛郎之借據。使我告君。此債不能再展其期。胡宰伯英先生。固爲君友。而其後人。則不識。君十年來。乃不償此債。給予金。至於二千佛郎之多。吾意誠以。了此債務爲便宜。今距債期。僅四閱月。烏李埃白克先生。此四月中。宜早爲計。烏李埃白克曰。今尙餘四個月。天乎。四月之後。又將奈何。律師曰。其時君之產業。必爲法律所迫。而售賣。吾知君思此事。心至悲痛。惟事旣無可挽回。祇有躬自勉力。慨然割棄耳。今君以旅行爲詞。託我代售。君產如是。或可免官中迫售之辱。烏李埃白克聞言。以雙手掩面。似律師之言。一一刺入心坎。悲不自支。至律師勸其自行售產。則仰首言曰。君所代謀。至善。吾一時尙不能從。君知吾所以備嘗艱苦者。實欲爲吾女謀幸福耳。律師先生。當知吾只此一

希望天主行將應吾十年來日夜所禱告者矣。今吾女爲一富家少年所愛慕。吾觀其人。心情至佳。其家人亦頗與吾攀契。四月之期。間迫。吾何能以急售吾產。之故。使吾之希望灰絕耶。今在吾願垂售之日。忍使吾身及吾女窮困之狀。暴於衆目耶。律師曰。君殆欲歎歎。因此人乎。吾慮君將投女公子於難堪之局矣。烏奈埃。白克。聞歎問之詞。不禁面顏曰。是爲歎問乎。吾不過少諱其困窮之狀。免擾彼兩心。相印之深情。俟兩方欲定婚約之時。吾必以實在之家勢。相示。若因此事而不諾吾望。始灰滅然後悉售其所有。或棄鄉井而遠游在外國。課徒少得資費。以自活。并活吾女。亦匪不可。語後少止。復呶呶自語曰。亡妻臨終。吾曾於其榻前。且當十字架之前立誓。不使吾女共此困頓之境。必望其安富尊榮。得有幸福。

乃十年艱苦。終不踐吾言。今幸有一縷之希望。其光氣足以燭吾  
黑暗之運。遂今竟如此。天乎命也。因執律師之手。忍淚於睫。作懇  
摯之言。曰。嗟乎吾友。幸於生死關頭之時。一加援手。慨許吾所請。  
求。吾生一息尚存。必禱福於救我。并救吾女者之名。律師斂手曰。  
吾不知凡此情形。於君所欲假貸之款。有何係屬。烏李埃白克。以  
手納衣囊中。作悲慘之聲。答曰。嗟夫。是誠可笑。吾乃至於如是卑  
下。吾之禍福所。而人乃用以爲譏嘲。豈不可怪。然事實固姦。是  
吾女所眷之少年。明日同其。李父。飯於吾家。吾乃無一供具。且吾  
女亦須略置粧飾。亦防彼等必加報禮。爲吾女計。不能不盡綿力。  
使不至見謔。於人顧乃不能自掩。其窮困之狀。所以有求於先生。  
語至此。聲淚俱下。伸手入囊。取碎金。約爲二。佛郎。示律師。強笑曰。

君試觀吾之所有。盡於此矣。而明日乃有富人宴於吾家。吾窮困之狀行將破露。吾女之希望全消矣。律師幸大發慈悲。爲將伯之助。律師曰。一千佛郎乎。吾安能欺託我之資本家。且君將以何物擔保此款。君之所有。均已侵蝕逾額矣。烏李埃白克曰。或一千佛郎。或五百。卽二百亦可。縱不能如願。必假我以明日所需之數。律師曰。今者實無可挪借。過此半月。或能爲力。然尚在不可必之數。烏李埃白克曰。今懇君推朋友之誼。出已囊見假。律師作厭倦之言。曰。此款吾安望有歸還之日。今者君殆行乞於我耳。烏李埃白克愀然動容。復自制止。俯首微言。曰。行乞乎。已乎。已乎。今當更舍此垢。蓋爲吾女也。律師遂於櫃中取五佛郎之金幣數枚。奉烏李埃白克。讀吾書者。試思烏李埃白克。或以此等情形。果類行乞而。

不受耶。或以律師所授之數過微。不能應其求耶。乃睨視金幣。復就榻長歎。以雙手遮面。忽見一侍者入報。有他客至。侍者旣出。烏李埃白克遽起。拭其眼淚。律師已以金幣擲案隅。指以示之。而烏李埃白克移目不顧。言曰。律師先生幸恕吾妄。吾今只求君一事矣。律師曰。何事。烏李埃白克曰。吾以吾女之名義求君。勿洩吾事。律師曰。此節君固知我。請勿慮。今君果却此區區之助耶。烏李埃白克急推律師之手。曰。謝君盛意。狀如寒熱。疾發顫動。不已。卽離客室。至門。次不及待。侍者啓關。匆匆自出。烏李埃白克此際羞憤萬端。俯首及胸。注目於地。疾步而趨。幾不自知身之在何所也。已戰甚烈。兩脣搖動。面色頃刻萬變。忽現羞恥之容。忽生希望之貌。而神稍定。向博則胡德門而行。至敵台。次無人之地。時似心中交

乃探囊取金菸盒。慘然注視其上所刻勳爵之徽記。復深思作失望狀。忽翻然決計。目注菸盒。以小刀刮徽記。語曰。嗟夫。此吾慈母之記念品爾。固久能掩我困窮之狀。每吾眷況行將敗露之時。恒引爾爲楣。以自防禦。以汝爲吾先人之遺物。今與爾別矣。乃自吾手棄爾。良可浩歎。爾今當爲我末次效勞。能否拯我使不受大辱。語至此。淚隨聲下。復刮其盒上之徽記。至不留痕跡。爲止。始入城中。遍歷諸小巷。而時時舉目視店肆之額。行約一旬鐘之久。乃至聖恩梯街。街湫隘無倫。忽作歡悅聲。似覓得其所欲尋之處矣。有一敝肆額上書曰。典當之處。蓋在此肆中。無論何物押當。均可假得金錢。烏李埃白克行過肆門。逕至街末。復回步。每遇街中有人。則或緩其步。或轉促其步。趨趨良久。伺無人之時。疾趨入肆。久之。

乃出。疾向他街而行。目光閃閃。有歡悅之色。然二頰深絳。可知雖得。借。助。已。隱。忍。受。辱。矣。行至城之中心。入食物之肆。市熟雞一餅。一及罐頭食物數件。併其他什料。合置一籃中。付以值。乃云將令僕人來取。復行至金銀器皿之肆。市銀匙二。耳環一付。已復向他街市別物。

## 第二章

在吾國荆棘遍布之地。人工橫施其爭競之力。使長眠不覺之地力豁然而蘇。人人能刮去地中不能生息之土質。而以汗血澆之。復藉科學之力。得去渚沼之水。復截取山泉之流入孟斯河者。以灌漑之。遂令幾千年冥然長臥如戶骸之地。脈絡四通矣。此誠爲人工與物質最光榮之戰爭。推此以往。他日必能變剛濱荒地爲

膏腴之壤矣。

以開墾爲比國北邊舊地自恩威斯附近以來每年來施以人工頗有效果

吾輩後代之

人果見麥黍芃芃。一望如海。或青草如茵。鋪於深谷。當不信前此爲一片荒寒之壤。且日光照爍。其熱乃如沸也。然今日恩威斯之北。附近荷蘭界域之地。一望無際。均屬沙場。其曾經開墾者。僅零星數處而已。大道之沿皆沙地。間有可耕之地。亦磽多而沃少。更遠爲中心之點。更屬荒蕪。遠望無邊。皆屬石田。卽野草亦衰枯無生意。間亦有小湫數處。灣曲如蛇形。湫上草色深綠。樹亦鬱蒼。富乳汁。河邊高地漸有村莊可見。人類亦如草木。必擇得水之地。始得發生也。中有一處院宇頗宏敞。周圍咸人樹環生。望者咸知莊主之據。有此地殆數百年於茲矣。莊之四圍掘深濠。門前架以石梁。愈以形莊主之貴。人呼其地爲坎塞羅佛莊之外圍。爲佃工之

居及藏穀與牧蓄之場。行人均不能窺。見莊中之祕。蓋恆爲深塗與叢樹所蔽掩。且佃工及其家人。非得莊主之特命。亦不能遽至。莊中叢樹之內。有廣廈一區。村人呼爲華屋。中有貴族之人。偕其愛女居焉。伏蟄有同隱遯。居常不畜僕婢。亦無往來酬酢之客。村中人以爲此故。家廣有良田。乃深居寡交。游意必奇。吝故避社會而僻居。至佃工亦不深求其故。亦不以主人之行蹤爲異。惟主人所撥耕之地。質旣腴美。而租又廉薄。故甚感其主人之寬。每禮拜日。必假主人以馬駕敝車。並載女公子至村中教堂。遇有大典之時。佃工之子。且代主人執奴僕之役。是時爲七月之末。夕陽旣下。炎威少殺。然空氣尙含餘熱。在坎塞羅佛中。斜陽掛於樹梢。葉作黃金色。背陽之樹色則漸漸陰沈。而叢樹中已秋陰滿地矣。熱氣